

中国近现代音乐史教学参考文献

中国现代专业音乐的伟大先驱

萧友梅 编年记事稿

黄旭东·汪 朴 编著

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

中国近现代音乐史教学参考文献

责任编辑：赵 洁 王天红

封面绘画：

《宇宙在吾心》（作者：萧勤）

封面设计：陈光辉

定价：118.00元

ISBN 978-7-81096-207-0



9 787810 962070 >

中国近现代音乐史教学参考文献

中国现代专业音乐的伟大先驱

萧友梅编年纪事稿

黄旭东 汪朴编著

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出版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萧友梅编年纪事稿. 1 / 黄旭东 汪朴编著——北京

中央音乐出版社, 2007.10

ISBN 978-7-81096-207-0

I. 萧… II. ①黄…②汪… III. 萧友梅 (1884~1940) —
生平事迹 IV. K825.7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47347 号

萧友梅编年纪事稿

编 者: 黄旭东 汪 朴

出版发行: 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开 印张: 41 字数: 897千

插 图: 456 幅

印 刷: 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

版 次: 2007 年 10 月第 1 版 200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1096-207-0

定 价: 118.00 元

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

发行部: 010-66418248

北京市鲍家街 43 号

传真: 010-66415711

邮编: 100031

纪念蔡元培、萧友梅创设之国立北京大学附设音乐
传习所成立八十五周年！纪念蔡元培、萧友梅创办之国立
立音乐院成立八十周年！

谨以此书敬献给中国现代美育史与音乐文化史上开
基创业的一代宗师蔡元培先生与萧友梅博士！

谨以此书敬献给萧友梅先生以及为中国近现代音乐
文化、教育事业的建设和发展，做出各种不同贡献的知
名与无名、辞世与健在、华夏籍与外国籍的音乐家、音
乐教育家及其教学辅助人员！

中央音乐学院萧友梅音乐教育促进会
于成立十周年（1997—2007）之际

弘扬萧友梅的爱国思想与敬业
精神、为建设富有民族特色和时代
气息的中国音乐而勤奋学习、工作。

贺《萧友梅编年记事稿》出版

喻宜萱



2007年9月15日于北京

题词者：原中央音乐学院副院长兼声乐系主任、三十年代国立音专首届毕业生、现年九十八岁高龄。

紀念蕭友梅誕辰一百二十周年



建立具有時代精神的中國國樂
是先輩的早年心願
弘揚富有民族特色的先進文化
是今人的神聖使命

周巍峙



甲申年深秋

题词者：原文化部代部长、时任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

史實是事史之

金石

贊

蕭友梅師手記事稿四世

王震敬贊

丁亥秋月



题词者：原中央音乐学院副院长、中国音协常务理事兼音乐创作委员会副主任（常务）、《音乐创作》主编（现任顾问）。

尊重历史、饮水思源。认真总结和研究
以萧友梅先生为代表的先贤们所开创的中西兼
蓄音乐道路的宝贵经验，在新的社会历史时
期，实事求是、勇于创新，努力把音乐教育、创
作、表演、学术研究与人民需要、时代精神相
合，建设和发展多样化的中华民族音乐文化，
使其进一步跻身世界音乐之林。

祝贺《萧友梅编年记事》

出版发行

王次炤

二〇〇九年九月二十日

题词者：中央音乐学院院长兼萧友梅音乐教育促进会会长、中国音协副主席
兼理论委员会主任、全国政协文体卫委员会委员兼教科文卫委员会委员。



上：萧友梅与亲属们合影左右为其兄嫂
下右：萧友梅与夫人戚粹真
下左：萧友梅在灌木丛中





更好地展开对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研究

——代 序

周 巍 峙

今天来参加中央音乐学院萧友梅音乐教育建设奖管理委员会成立典礼暨萧友梅音乐教育促进会首届会员大会开幕式，非常高兴。首先对会议的召开表示衷心的热烈的祝贺，并预祝会议开得圆满成功。

最近我仔细阅读了廖辅叔教授所写的《萧友梅传》，受益很多，使我知道有关萧友梅先生以及和他同时代音乐家的许多历史事实，帮助我对萧先生的生平和他在音乐创作、理论研究和音乐教育等方面的突出成就，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对他的政治品德和音乐思想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萧友梅先生是一位非常关心祖国命运的进步知识分子。他早年追随中国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的先驱孙中山先生，参加了当时的种种政治活动，富有正义感，是一位坚定的民主主义者和爱国主义者。他对发展中国音乐事业有着很强的责任感。他有很深的民族文化修养，热爱中国民族传统音乐，同时十分重视对西洋音乐的学习、介绍和借鉴，以促进中国音乐艺术的发展和提高。萧先生是中国近代音乐事业的最早的开拓者，也是中国近代音乐教育的奠基者，是中国近代音乐发展过程中一位非常值得我们尊敬和学习的音乐界的老前辈。他在外国留学近 20 年，深入而全面地研究了西洋音乐文化的各方面成就和宝贵的经验。回国后的 20 年，他又全身心地投入到祖国音乐事业的开创、发展和提高的紧张而又十分艰巨的工作中

去。他在中国音乐新创作的推动和鼓励上，在民族音乐的研究和推广上，在音乐演出的普及上，在音乐理论的建树上，特别是在建立正规的音乐院校与各类优秀人才的培养上，都做了大量的组织和业务工作，为中国音乐的发展贡献了非常大的力量。在中国近现代有不少有成就的音乐家，都曾求学于他的门下，这就是有力的证明。他给我们留下了许多的作品、教材、论文和译著，这更是一笔对今后音乐工作的发展很有价值的财富。

过去我们对萧友梅先生的情况介绍很少，对他在中国近代音乐发展上所起的重大作用的研究和学习更差。在音乐界当中对过去一些问题曾有过争论，现在已取得共识还很难说。我希望以成立萧友梅音乐教育促进会等组织为契机，更好地展开对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研究，破掉一些旧框框或习惯看法，通过百家争鸣、民主讨论的方法，对中国近现代音乐发展过程中的一些代表性音乐家、有代表性的作品和一些重要的音乐史实，逐步求得共识，做出客观、公正和科学的评价，写出一篇篇好的研究论文，一本本好的人物传记，一部部好的近现代音乐史和专业史。这对全国音乐家和广大音乐工作者的团结，更进一步认真学习和贯彻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下，更好地执行党的文艺方向和双百方针，繁荣文艺创作，活跃理论研究，提高教育质量，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都将会起到很好的促进作用。

1997年4月19日

（本文为时任中国文联主席周巍峙在中央音乐学院萧友梅音乐教育促进会首届会员大会上的讲话）



一份极具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的珍贵文献

——写在《萧友梅编年纪事稿》出版之际

居 其 宏

在20世纪中国新音乐史上，萧友梅作为先驱者、开拓者、奠基者的历史地位和杰出贡献无人能及。尽管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这一点曾受怀疑、被贬低、遭否定；时至今日，虽仍然有极少数人将百余年来中国新音乐史描绘成一团漆黑并将种种“罪责”归咎于萧友梅。但历史老人毕竟是公正无私的——20世纪70年代末开创的新时期以来，随着有关萧友梅生平事迹、创作著述活动的文献、史料的出版和新史料的不断发现、披露以及相关研究、评论的愈益深入，音乐界对这位历史人物的评价渐趋公正和客观，一些暧昧不清的问题日益明朗化，由此而引起的诸多争论也渐渐平息下来。当然，不同意见的存在和交锋是极正常的，有比较才能做出鉴别，有争论才能明辨是非；而这种鉴别与明辨，都必须以确凿的史实、可靠的史料为依据。

由是观之，文献与史料的发掘对于学术研究的基础性意义和极端重要性不能忽视。然而，令人汗颜的是，包括我本人在内的一些中国新音乐史研究者，往往只满足于从现有文献和史料中讨生活，却疏于或不屑于从历史尘封中发掘新史料以不断充实我们的史料积累、拓展我们的历史视野，当然也不可能为新的历史认知提供确凿史实和可靠史料的坚实支撑。而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之所以长期不能有较大突破与成就，史料建设的薄

弱，恐怕也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正如前辈学者傅斯年（1896~1950）曾说：“史料的发现，足以促成史学的进步。而史料的进步，最赖史料之增加。”^[1]胡适（1891~1962）也说过：“有一份史料说一份话。”^[2]完全可以说，史学是依靠史料来立论的，史料建设是史学发展的原动力。

有鉴于此，上海音乐学院戴鹏海、山东艺术学院孙济南、中国音乐学院张静蔚和中央音乐学院俞玉姿等教授以及黄旭东、汪朴等学者，多年来从事新史料的发掘、整理与编纂，且多又有令人惊喜的发现，论其成果之丰硕、影响之深远，令我辈及后辈学人受惠不尽，对于推进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可谓居功甚伟。

眼前这本《萧友梅编年纪事稿》（下简称“纪事”），是继《萧友梅作品选》（1984）、《萧友梅音乐文集》（1990）、《萧友梅传》（1993）、《萧友梅纪念文集》（1993）之后又一部重要的关于研究萧友梅的史料性文献。我本人有幸在本书出版之前就浏览了全部书稿，深受教益，并根据其中新发现的萧友梅写于抗战初期之《国立音乐专科学校为适应非常时期之需要拟办集团唱歌指挥养成班及军乐队长养成班理由及办法》，撰写了《萧友梅“精神国防”说解读》一文（《中国音乐学》2006年第二期）。故而我深信，“纪事”的出版，可说是一件功在当代、惠及后人的善事，必将为萧友梅研究乃至整个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提供一份极具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的珍贵文献。

“纪事”是一部编年体著作，全书包括“家世纪略”、“生平纪年”和“身后记事”三个部分。编纂者在坚持以“纪事正文”为主体、使其具有“年谱”体裁之固有特征的同时，还别具匠心地加入“时政提要”、“相关链接”、“深情回忆”、“学者评说”、“编者按语”等互有联系的几个文字板块，并用不同字体加以区别，在逐年记叙萧友梅先生生平事迹及其艺术、学术、教育活动的基础上，通过上述不同板块，或交代时代背景，或旁及同时代音乐家言行，或加入亲友、同事、学生之亲见亲闻，或摘引专家学者对相关问题之评说，或直言不讳地表明编者的基本观点，与“纪事正文”彼此印证、互为发明；六个板块，主次得当，功能完备，自成系统，尤其



是还穿插编排了多方搜求得来的数百幅与“纪事正文”相关的图片，构建了一个视野开阔、生动真实的历史语境，不仅为读者在阅览和研究中掌握丰富史料提供了极大方便，增添了阅读的趣味性，并能通过不同视角、不同侧面的史料的普遍联系和相互比较，以更全面、更真切地再现历史，从而把萧友梅先生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所作所为、杰出贡献和独特的人格魅力，鲜明地凸现出来。而“家世纪略”，则如实体现了萧氏家族久远的人文历史渊源；“身后记事”，又使读者进一步了解到萧友梅生前含辛茹苦地播下的“种子”在他逝世后发芽、成长、壮大的基本轮廓以及后人对他如何的敬重、缅怀和纪念，展示了萧友梅对后世音乐教育事业的积极影响。以上数端，足以反映出撰写者既严谨务实、继承传统写作体例，又不拘一格、颇富创意的编纂思想。

据我了解，当年黄旭东、汪朴二先生着手从事收集包括萧友梅在内的近现代音乐史料的工作时，还在上世纪 90 年代初，至今已十数年矣。为编纂此书，二位先生依托“中央音乐学院萧友梅音乐教育促进会”，不辞劳苦，不避艰辛，四处奔走，多方求索，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在长期沉睡的历史尘封中徜徉，在浩瀚的资料汪洋大海中遨游，终于搜得关于萧友梅先生一批鲜为人知的生平史料，其中有不少档案、文献和图片是迄今为止的首次发现或披露，因而弥足珍贵。我对黄、汪二先生在史料建设中的这种“为伊消得人憔悴”精神深表感佩，甚至认为即便以“苦心孤诣”或“皓首穷经”二词赞之，亦不为过。而这些史料的发现及出版，不但对于萧友梅先生音乐思想，艺术生涯，教育、教学实践，以及为人品格尤其是民族精神、爱国思想的研究，极具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更对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上许多长期聚讼纷纭的问题之进一步研究与廓清，提供了丰富而翔实的史料基础。可以断言，这些珍贵史料的被发现，必将对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和思潮史研究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我还以为，本书之价值及发人深省处，其实已远远超出其图文的有限范围之外。在急功近利成为时尚、浮躁心态无所不在的当代音乐学界，“纪事”及其编纂者给予今人和后人的启迪起码有三点：

其一，它以自身对于实事求是科学精神和锲而不舍治学态度的彰显，为学术界的资料建设和史料建设提供了一个极具说服力的范例。相对于黄、汪和戴、孙、张、俞诸位，我等及后辈学人是没有任何理由在这方面偷懒耍滑的，必须走出书斋，到图书馆、档案馆等资料第一线去，力求掌握更多的第一手资料，把学术研究的资料基础夯实。

其二，它对史学研究中“史实第一性”原则的身体力行的倡导，也将在历史观和方法论层面给史学界同行以极大的启发和激励。无论人们持有何种历史观，都必须要把“史实第一性”置于学术研究的首位；而对那些自觉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的学者来说，就更应当遵循、服膺“史实第一性”原则，在铁一般史实面前来不得半点虚假、谎言和遮掩。惟其如此，才能真正做到“忠于历史”、“秉笔直书”，推进音乐史学研究的健康发展。

其三，它为音乐学界树立了一个尊重他人学术劳动的榜样。目前学界有些人，往往信手引用别人发现的史料而不加任何说明，似有不尊重甚至窃取他人劳动成果之嫌。而本书不仅对所引资料尽皆注明出处，且还对某些史料的首次发现者、某一资料或信息的提供者也一一予以标明。这种尊重他人学术劳动的做法和精神，值得学习、提倡与推广。

基于上述诸点，值此《萧友梅编年纪事稿》正式出版之际，感到由衷高兴和钦佩，并写下这篇文章，以志祝贺，兼为鼓吹。

2007年8月30日于南京艺术学院

[1]《史学方法导论》，见《傅斯年全集》第2册 台湾联德出版事业公司；转引自1998年第2期《北京大学学报》张岂之《北大史学研究的优良传统》。

[2]转引自《重寻胡适历程》第194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9月。



依托前辈肩膀运笔 期望有心学人修订

——《萧友梅编年纪事稿》编前语

黄、汪为何要编撰这本《萧友梅编年纪事稿》(以下简称“纪事”)？是在什么基础上开始运笔？采用怎样的写作体例？为什么要这样编排？

“纪事”的出版究竟有啥意义？我们的期望又是什么？这些就是“告白”要回答的几个问题。

写作缘由与资料搜集

抗日战争前期(1937—1940)，曾与萧友梅一起坚守着风雨飘摇的国立音乐专科学校这块专业音乐教育阵地的陈洪先生，早在1945年12月22日定稿的《萧友梅先生五年祭》一文结尾处，十分深情、诚挚、恳切而又自谦、期待地说，他的这篇文章“聊表纪念的心情吧，同时也希望‘抛砖引玉’，有人来给他写一本详细的传记，因为萧友梅先生的事业和为人，是值得后学者和同路人多多取法的”。^[1]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主要是1949年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统领包括学术界在内的中国文化教育界(这种思想至今还有，极少数人仍在坚持并顽强地表现)，而在音乐界的中国现代音乐史研究中，则又以所谓的“救亡派”与“学院派”两条路线斗争的观点居主导；换句话说，萧友梅是一位长期被批判、被贬斥、被否定的历史人物，在上世纪改革开放前的近30年中，除港、台外，大陆有关萧友梅的纪念文章几乎一篇也没有，哪还有条件与可能或谁还敢动笔去为萧友梅“写一本详细的传记”？1979年后，情况开始起了变化。

就黄、汪所见资料，1979年5月廖辅叔先生率先在全国性的评论刊